

与《狼图腾》一样寓意深刻的长篇小说

虎图腾

Tiger Totem
黄光耀 / 作品

穿越精神时空和神秘纬度的**巫傩巴猜想**
毕兹卡民族与岛国大和民族的殊死较量
国恨家仇和**悲情故事**相交织的诗体华章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Tiger

Totem

虎 图腾

黄光耀 著

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虎图腾/黄光耀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
2013. 1

ISBN 978-7-5404-5872-0

I. ①虎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2308号

虎图腾

作 者: 黄光耀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徐应才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经 销: 湖南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沙湘诚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300, 000

印 数: 1—6, 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872-0

定 价: 28.8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

内容提要

白虎，土家族的图腾。这个民族，既敬白虎，又赶白虎，可是其民族精神——白虎精神却世代不灭，流传至今。这是一个民族的遗传因子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个崇尚白虎的民族，驱逐倭寇，保家卫国，一次又一次地谱写了人世间的绝世传奇。试问这白虎，究竟是人还是兽，是兽还是神，抑或人神兽的统一体呢？可是，倭寇为何又容不下这样一只白虎呢？

人性与兽性的角逐与较量，山地民族的信仰与岛国梦幻的交织，将为您揭开一段神秘的历史谜团。

精彩尽在本小说中。

|| 目录 ||

第一章 人虎大战

廪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，巴氏以虎饮人血，遂以人祠焉。

——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0. 天问 /3 | 1. 怀胎 /6 | 2. 真相 /10 |
| 3. 见证 /15 | 4. 偷袭 /19 | 5. 追击 /22 |
| 6. 早产 /28 | 7. 喊魂 /31 | 8. 觅食 /36 |
| 9. 造反 /41 | 10. 邂逅 /44 | |

第二章 伪道入境

巴氏祭其祖，击鼓而祭，白虎之后也。

——《蛮书》卷十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1. 气息 /51 | 12. 招魂 /53 | 13. 伪道 /57 |
| 14. 奇遇 /61 | 15. 人熊 /64 | 16. 野种 /68 |
| 17. 迎客 /73 | 18. 拜师 /76 | 19. 传说 /81 |
| 20. 引诱 /84 | 21. 捎信 /89 | 22. 摆古 /92 |
| 23. 对话 /96 | 24. 斗法 /103 | 25. 破戒 /106 |
| 26. 仙丹 /112 | 27. 反思 /119 | 28. 夜袭 /121 |
| 29. 报丧 /124 | 30. 跳丧 /128 | 31. 阴弹 /135 |

第三章 龙穴之争

身后悬挂白虎旗，案头端放土王印。

打马来封宫廷上，双膝跪拜白虎神。

——土家扬琴唱词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32. 营救 /141 | 33. 梦境 /145 | 34. 诀别 /147 |
| 35. 换崽 /149 | 36. 送行 /152 | 37. 流浪 /153 |
| 38. 学艺 /156 | 39. 献技 /160 | 40. 闹人 /165 |
| 41. 噩梦 /170 | 42. 惊魂 /173 | 43. 求亲 /177 |
| 44. 考验 /180 | 45. 比武 /184 | 46. 挑战 /189 |
| 47. 变卦 /192 | 48. 罨粟 /196 | 49. 讨伐 /199 |
| 50. 内讧 /204 | |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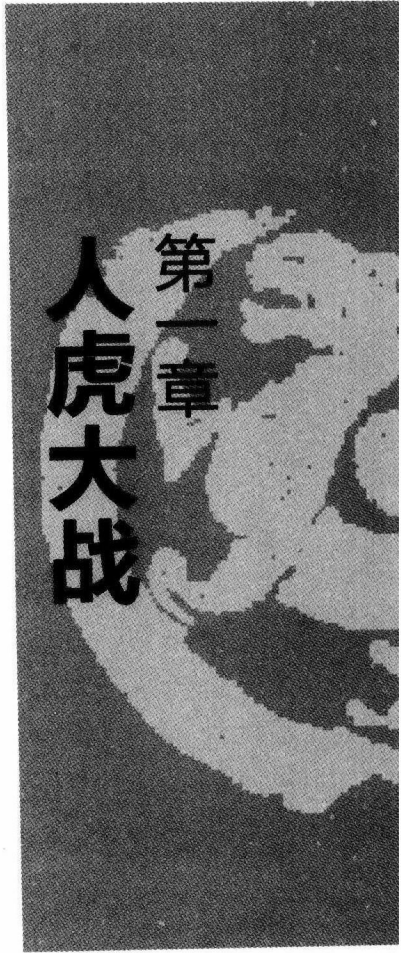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鼠菌之劫

五梦白虎当堂坐，哪有白虎不吃人。

五梦白虎当堂坐，不是家神是财神。

——撒尔嗬《十梦》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51. 跳蚤 /211 | 52. 跟踪 /214 | 53. 使命 /218 |
| 54. 警告 /221 | 55. 游说 /224 | 56. 问罪 /230 |
| 57. 讲和 /233 | 58. 备战 /238 | 59. 痛悔 /242 |
| 60. 自决 /245 | 61. 殉情 /251 | 62. 会战 /255 |
| 63. 悲悯 /258 | | |



第一章 人虎大战

廩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，

巴氏以虎饮人血，遂以人祠焉。

——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



0. 天问

生命在子宫里孕育，是一种偶然；生命从子宫里滑落，是一种偶然。花，植物的子宫，诞生生命的种子，是一种偶然。而鸟蛋，鳄鱼蛋，恐龙蛋，孵化出新的生命，也是一种偶然。

我偶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我又是谁呢？有一天，鸟儿对我说，你去你的祖坟地，那里有答案。祖坟地我去过，那里除了坟还是坟，除了碑还是碑。当然还有树，坟前的树，还有草，坟上的草。除了这些，我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问鸟儿，鸟儿说，你娘说的对，你真是白虎投的胎哩！

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理由。娘说的没错，娘说我是白虎投的胎，我想我真是白虎投的胎，这就是理由。其实我明白，大人说我娘生我时，那头白虎死了，它是从后山的悬崖上跳下来死的。按照灵魂转世的说法，白虎的灵魂已经转世成人了，它的灵魂已经钻进我的躯体里去了。后来，比较可靠的证明是，我声如虎啸，动如虎跃，晚上就像个夜游神，昼伏夜出，四处抓动物，什么兔子呀，豹子呀，野猪呀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它们都不敢招惹我。呸，我真是搞不懂，我真是一只白虎吗？

后来我才知道，人是属动物的，什么鼠呀、兔呀、鸡呀、牛呀、羊呀、蛇呀、猪呀、猴呀、马呀、龙呀、狗呀，一共十二生肖！我是属虎的，下山虎，我当然是虎崽了！我好笑起来，我觉得娘的话也不能当真，娘也会哄人哩！但是那一次，我来到了千丈崖，听一个白胡子老翁说，白虎真的投胎了，但得五百年才能转世！得五百年啊！

可我想再活他个五百年！虽然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我还是想再活他个五百年啊！

那么说，我不是白虎投的胎了？如果不是，那我又是谁呢？等我长大后，我知

事了，我才发现，娘的话其实是对的，我真是白虎投的胎哩，要不然，我又怎么会看见我的前世呢？

我的前世是一只白虎，我穿越历史的时空，我啸傲武陵的山川。确切地说，我是在大青山一带自在逍遥、生息繁衍。那天我看见了闪电，闪电牵着我的手，忽地将我拉入了天空，我就什么都看见了——包括我的前世……

那不是梦幻，不是。因为我不仅有着梦幻的翅膀，还有着感官的翅膀——我在飞。我的身子在飞，我的灵魂也在飞。我飞到了我过去的领地。那地方叫白虎山。

但是我发现，白虎的身上其实也附着灵魂的，那灵魂叫廪君。那是一个永远不死、永生不灭的灵魂，他不仅附着在白虎的躯体里，也永恒在土家人的记忆和心灵里。我们叫他家神。

廪君会飞，但他不是一只鸟！他可以飞到任何一个地方——云朵上，树梢上，闪电上，风尖上，浪尖上……随着鸟儿一起飞！那姿态叫飞翔。

我的大脑也在飞翔，那是思想。思想的速度最迅速、最敏捷，它飞得比鸟儿快，比云朵快，比流星快，甚至比光更快！

那天我见到了这个人。他说他叫廪君。可我不知道廪君是谁。谁是廪君？他说，你看见那只白虎了吗？它就是廪君。哦，我说，那你都住在哪里呢？他说，我住在土家人的神龛上，有时候也住在二酉山洞里，或者武落钟离山上。

二酉山洞是秦人为躲避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藏古籍的地方，武落钟离山则是廪君的诞生之地。

那地方我去过。我就知道了，这个人就是土家人的家神！可是，他为何又要变成一只白虎呢？

他说你跟我来。他就把我带入了空中，他的手是闪电，一下就将我拽到天空中去了。他指着下面那条弯弯曲曲的河流说，那叫里溪！也就是虎溪，你都看见了？其实那曲曲弯弯的河流，就是你的母亲河！

哦，是吗？是吗？那就是我的母亲河吗？

你再看那悬崖上，那站着的又是什么呢？

哦，那不就是一只白虎吗？可它站在那里，它都在想些什么呢？

你看它的姿势，它分明不是站着的，而是蹲着的。那姿势叫蹲。一点儿没错，它是蹲在那里的，它就像一尊雕像，凝固着。这么说来，它是想永永远远都蹲在那里吗？谁又知道呢。你再看它的神情，孤寂而冷傲，茫然而无助，它都在想些什么呢？

那年它的母亲，就是从这山崖上坠下去的。



这么说来，它是在想它母亲坠崖时的心情与感觉吗？是一阵风，一片云，还是一道光呢？你能想象吗？谁又知道呢，那时的情景早已被风吹散了，你又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是啊是啊，只有天知道。

它是在闻那花香吗？你看它的鼻息，不是在翕动么？那是什么花香？一丝一丝的，莫不是百条根的花香？噢，浮上来了，浮上来了。哦哦，不不不，那是空气中的尘埃，一星星的，比浮尘还细，你闻到了吗？闻到了吗？哦不不，那不是尘埃，那是山崖上的花羽，一瓣瓣的，比鸿毛还轻。哦不，那是火药！分明是火药味儿，你都闻到了吗？哦哦，我闻到了，真是火药味儿。那火药味还夹杂在花香丛中呢。

他们都想干什么呢？是想跟白虎挑战吗？

有这可能吗？

你看你看，他们腰里别的又是什么呢？那不是装火药的鹿皮囊吗？他们用牛角将火药装进了火銃，是想跟白虎宣战了吗？

啊啊，白虎看见了，一定是看见了。人类在挑衅它！哦不不，那是人类对它发出的通牒，最后的通牒！

可是，可是他们为何又要向它发出最后通牒呢？白虎招惹他们了吗？

这个这个，谁又说得清楚呢？你又说得清楚么？

是啊，你看它的样子，惺惺忪忪的，不是在打瞌睡吗？它蹲在那里，它都蹲了多久呢？哦哦，你是问今天呢，还是问它一共蹲了多久呢？就说今天吧。哦今天啊，今天只怕也蹲了小半天了吧。

那从第一天算起呢？哦哦，从第一天算起啊，只怕也快两年了吧。

哦哦，都快两年了呵。那它天天都是这样蹲着的吗？它可真有耐心哪。

可不是么？它耐心足着哩，它一蹲就是两年，天天如此，风雨无阻呢！

可是它都在想些什么呢？它俯瞰着崖下，是在俯瞰崖下的村庄呢，还是在俯瞰崖下的炊烟呢？

它是在看人类吧。在它眼里，那些人类就像蚂蚁一样地忙碌着，就像蜜蜂一样地忙碌着，就像蝴蝶一样地忙碌着……可他们都为了什么呢？

不都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吗？他们还能为了什么呢？

咿呀，那人类真是辛苦啊，可他们为何又要与白虎作对呢？

是啊是啊，白虎是山中的精灵，它五百年才能转世投胎呢！

你是说，如果一只老虎要想成为林中之王，百兽之长，战伐之神，它至少需要五百年的潜心修炼？

可不是么，这种王者，它既是自然之子，又是百兽之灵，它的灵魂是转世而来的，因此只有当一只白虎魂归天国以后，它的灵魂才会再度转世投胎，没个五百年它回不到这个世上来哩。

难怪它是百兽之灵，山中之王，原来它来到这个世上真是不容易呀！

可在武陵山地，这种白虎人们不是经常看到，一旦它来到了这个世上，人类就将有一次浩劫，——这是人类无力改变和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。

啊啊，那这次浩劫难道就无解了么？

怎么会呢，不是有白虎么？不是有苍鹰么？你看天地有始有终，万事万物也有始有终，怎么就无解了呢？有因必有果嘛！

啧啧。只是这过程太漫长太漫长了呵，人类肉眼看不见，必须用心！

可是那只狗呢？人类叫它什么来着？阿黑。呶，阿黑蹲在老族长家的大门前，只怕与白虎也对峙两年了吧？它也能看见未来吗？

我想它还看不见吧，它也许还需继续潜心地修炼。因为这一切，只有我们肉眼才能够看得见！

是啊是啊，谁叫我们是灵魂呢——不死也不灭的灵魂呵。

是啊是啊，白虎要是没有了灵魂，那么白虎就将不成其为白虎了；人类要是没有了灵魂，那么人类也将不成其为人类了。可是我又是谁呢？我又该怎么办呢？

啊，孩子，你不用着急，请跟我来，我让你再看一看那一出精彩的传奇——

1. 怀胎

女人怀孕是很辛苦的，破的不仅仅是羊水，也是命！

那时候覃家峒怀孕的女人，叫向日娜，她是好不容易才怀上的。但是她怀上了，却有双眼睛在盯着她，那是白虎的眼睛。白虎的眼睛始终不曾离开过那个寨子。覃家峒的人，也便发现了危险。他们心里不安，又不好说明。可即便他们不好说明，白虎也是能够听懂的，那感觉叫心跳！

心跳的感觉有很多种，有种感觉叫有“鬼”。心里有鬼的人怕走夜路，现在他们竟连白天也害怕走路了。那是因为，他们害怕见到白虎的眼睛。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白虎的心也在跳，它心里也是有鬼的。那鬼是因为它搞不懂，那些人是不是真想发动进攻了？



白虎不明白，它只是在想，那个老族长的儿子，那个覃日格，他为何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呢？它想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错？他竟把它的心肝挖出来和着生血吃了？

没有人回答，这个答案它只能自己去寻找。

那天，白虎来到了千丈崖，在它母亲当年坠崖的地方开始了等待。等待是漫长的，孤寂的，落寞的，但它除了等待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人类的火铳就好像长有眼睛似的，里面装满了铁砂子，那铁砂子也好像长有眼睛似的，“扑哧”一声，一旦钻进了你的皮肤，你不死也会脱一层皮哩！但是白虎不想死也不能死呵，即便它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，可它依然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看的。谁叫它是母亲呢。抚育子女是母亲的天职，天经地义，毋庸置疑。

所以白虎每天都会来这里，打望那个人——覃日格的老婆——向日娜。向日娜怀孕了，很快就要生产了。因为从那阁楼里，散发出了那女人即将分娩的气息。那气息白虎是熟悉的，一点也不陌生，因为它也曾做过母亲的。

可那时白虎也怀孕了。还是去年冬天怀上的。那是在大青山和大巴山的交界之地——巴岩岭，白虎邂逅了一只虎王。那只虎王叫黄虎，黄虎圆圆的头，短短的耳，长长的尾，卧在那里，袒露着橙黄和布满黑色横纹的身子，在斑斓的日光下，与它胸腹部的乳白色一同交相辉映，显露出一副憨态可掬的懒散之相。但看上去，它的四肢却粗壮有力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而且浑身还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陌生的气味。那气味白虎还是头一次闻到，似乎比麝香还香，比羊骚还骚。总之两个字：煽情。但是白虎交配的对象，或者说它选择爱情的对象，其实是十分挑剔而苛刻的，它不容许任何相同或者不健康的基因在后代子孙中遗传，它要寻找一种强大且健硕的基因，而这种基因只有陌生的虎王才有。那一天，白虎闻到了，那气味淡淡的，细若游丝，在林地边悠悠地散发。显然，是因为对方不敢太靠近的缘故。毕竟它们都知道——白虎是谁——它是林中之幽灵，兽中之圣神，人间之王者，自然之骄子。一旦闻到了那气息，它们就得远远地躲开，或者回避。谁也不想惹火烧身。这是动物的游戏规则，也是自然之法则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！而且自古以来，华南虎就以个体为战，并不成群结队，它们大多在夜间活动，除了不会爬树以外，不仅嗅觉发达，行动敏捷，而且善于游泳。但是一只成年虎的领地并不宽，只需七八十平方公里的森林，当然也只有这样宽的森林，才能够维持一只成年虎的生存。这没有任何道理可讲，祖先是这么告诉它们的。

而这只名叫黄虎的王者，它闻到了白虎散发出的浓烈的荷尔蒙气息——虎臊味。它在白虎的领地边缘久久地徘徊，不忍离去，不巧又让白虎撞上了。白虎发出

了警告，可它不以为然，依然我行我素。那时候山川已经封冻了，大地银装素裹，一片银白。白虎一路咆哮，寻着那陌生雄性的虎骚味而来，寻着那宽大厚实的梅花掌印而来，——它终于发现了对手——那只虎王。在一棵红豆树下，虎王弓起了身子，咧牙露齿，冷冷地咆哮了一声。像在警告。这是因为，这是它的领地，它不容许任何外来者入侵，同样也包括白虎。那个时候，白虎才发现，自己越界了——那里已经没有了自已留在树上的抓痕——树挂，也就是虎掌上的汗腺气味和洒下来的尿液。没有树挂，这就说明：这是别人的地盘，这是别人的领地！但是白虎发现了那只陌生的虎王，感到那虎王的身躯十分的高大，精力十分的充沛，目光十分的敏锐，它就觉得，这只黄虎比自已先前所见到的所有的虎王都要健壮、都要高大、都要威猛，它就什么也不顾了。毕竟生存是第一需要，繁衍也是第一需要。不可厚此薄彼。白虎咆哮起来。老虎也有自己的语言，白虎是在问：“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黄虎也咆哮了一声，回敬道：“这是我的领地！我是这里的新王，我是这里新的统治者！我打败了原先那只虎王，我开辟了这块新的领地！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！”接着又说，“即便你是兽中之王，虎中之灵，你也不可侵犯我的领地！”白虎听明白了，它便轻轻地刨了一下雪地，那意思是说：“你不错，像个王者！”

奇迹就此发生！

那只虎王受宠若惊，它急忙伸直了腰杆，开始摇尾乞怜，对白虎表示友好；虽然那时候白虎是个闯入者，它也不再计较了。本来，白虎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地前来驱赶它的，没想到自己反倒成了它的俘虏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发生得很突然，也很唐突，似乎只要越雷池一步，性质就发生了改变。白虎心想，这样也好，至少自己又可以享受一下性爱的刺激了。可是黄虎站了起来，却不敢轻易地上前靠近。它很畏惧。白虎只得上前一步，渐渐地靠近了黄虎，然后一边摇着花蛇一样巨大的尾巴，又一边露出狐狸般浅浅的微笑。白虎是想告诉它，自己已经改变了初衷，不想再驱赶它了。它想做黄虎的伴侣。可是白虎继而又发现，黄虎在渐渐地靠近之后，浑身还在不停地筛糠，不停地颤栗……显然还有些后怕。白虎好笑，它心想：自己真有那么可怕吗？我也是一只虎呀，只不过我的气息与人类的气息相通罢了。于是乎，白虎也便把自己骚热的嘴巴送了上去，用它那银针般的虎须触着黄虎的脸和鼻子，开始亲热。不要笑，世间万物都有情爱，为何老虎们就不能有呢？要是老虎连这点情爱都没有了，那老虎不是早就绝迹了吗？这时候，黄虎又闻到了白虎散发出来的浓浓的荷尔蒙气息——虎骚味，它发现，其间并没夹杂一丝挑衅的意味，它便



放心了，于是它也用它那银针般长短不一的虎须摩擦着白虎的脸和鼻子，表达缠绵的爱意。一遍又一遍。它的灵魂都快出窍了。它便围绕白虎盘旋起来，它再次闻到了白虎散发出来的求偶的气息。用人类的话来讲，就是白虎又开始发情了。于是虎王的胆子就完全地大起来了：当它嗅了嗅白虎那红润发潮的生殖器之后，又舔了舔白虎那红润发潮的羞处，然后它蹭地一步跃起，前脚便紧紧地夹住了白虎的后腰，然后弓起身子便前后不停地拱动起来、抽动起来、呻吟起来……最后，又将它生命的精液——喷射而出……现在，两个多月过去了，白虎才发现自己又怀孕了，又快临盆了。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对于白虎来说，它的生产期极有可能与向日娜分娩的日期撞在一起，要是那样，它就将报不了仇了。

但它不想前功尽弃！

现在，它所要做的就是尽快地将孩子们全都赶出领地，让它们自己去谋生、去打天下！虽然白虎也于心不忍，但这既是生存的需要，也是繁衍的需要，也怪不得它做母亲的心狠；它要是不心狠，那么它们就都将活不下去了！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不可更改，也无法更改！可是，它们老远老远地站着，望着，却依旧不肯离去，它们依旧在白虎山的周围逡巡、徘徊，没有一点离开的迹象。白虎就咆哮了一声。那一声，声震林壑，地动山摇，几十里开外都能听得到。其实那只是一种催促，一种威慑，它又何尝想要去伤害自己的孩子呢？虎毒也不食子啊！可是那一声，连人类听了都害怕、都恐怖、都畏惧，就别屑说其他的动物了。因而这时白虎还是觉得自己伤害了孩子，毕竟它们还从未见过母亲这么发过怒哩，要是吓破了胆、吓走了神又怎么办？但是白虎心想，总有一天孩子们会理解自己的——自己这是为了复仇而情非得已啊！因为它不想孩子们也掺和进去，就像当年它母亲不想让它掺和进去一样，它别无选择。那一刻，白虎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，看着它们一只去了北边的大巴山，一只去了南边的大西山。而东边，是连绵起伏、高低错落的丘陵地带，那是人类频繁活动的地方，也是汉人居住的领地，它们不敢随便轻易地进入。其实早在人类未来之前，或者说在人类尚未文明、尚未发达之前，那些地方也曾是它们祖先开辟的领地，但是现在不是了。现在，它们只能望洋兴叹，望山兴叹，避而远之，敬而远之。而白虎的领地却在西方，也就是大青山——那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大山脉里。

现在，白虎终于闻到人类的火药味了，在那个女人即将临盆分娩的时候。

那时候人类在不断地朝着它扣动扳机，发出“叭叭叭”的声响，试图将白虎驱赶出人类的领地。因为白虎的到来，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，他们必须驱赶而后快！

白虎似乎无动于衷。但见喷涌的火舌，它才没敢进攻了——它知道那火铳的厉害！但是，令白虎依然弄不懂的是，就在它即将靠近覃家峒的时候，一排排火铳又忽地鸣响了。“嘭！嘭！嘭！”在浓浓的烟雾里，它落荒而逃。它逃到了寨子后面的千丈崖上。它完好无损。它十分地奇怪：那火铳里怎么就没有一粒铁砂子呢？这一点也不符合人类对待野兽的逻辑呀，尤其是对待它们这种残忍凶猛的野兽！之后，白虎又悄悄地来过几次，每次都望见一排排火铳在响，在冒浓烟，却没有发现一粒射出的子弹，那滚动的气浪似乎也只让那些树叶摇晃了几下，颤动了几下，甚至连一片薄薄的叶子也没有打穿。白虎这才知道，人类是在警告它、威胁它，似乎并不想伤害它，与之为敌。可令白虎依然想不通的是，那个可恶的覃日格当初为何又要去宰杀自己的虎崽呢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白虎想不明白，但它依然在想。只是从那以后，白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，它知道人类火铳的厉害：一旦被它击中了，不死也会脱一层皮哩！

然而那时候，覃日格的老婆就快分娩了，白虎又怎么会轻易地放弃这一大好机会呢？它等待着，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
2. 真相

什么是真相？真相埋在历史和岁月的缝隙里，它尘封着，翻开石头就能看见。但那不是一般的石头，是琥珀。似乎，过去的东西在某一瞬间忽然凝固了，等再翻开来的时候，它就很透明的了。像琥珀。

历史的琥珀是记忆。记忆是永恒的，但记忆有时候也会出现断层。譬如现在，很多人已经不记得那次事件了，那是一出悲惨的事件，用人类的话来讲，那叫“人虎大战”。关于那次大战，白虎曾经无数次地问过它母亲：“到底是人类胜利了，还是老虎胜利了？”麝母没有回答它。现在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：

其实人类和老虎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！

其实那件事原本不是麝母的错，都是那只疯虎惹的祸。那是一个冰雪来迟的夜晚，冬夜，那只疯虎自北方逃窜而来。它翻越大巴山来到了麝母的领地——大青山。那时候麝母正在分娩，它怀的四胞胎。黄昏的时候，第一胎胞衣从子宫里滑落出来，麝母用舌头舔了舔，胞衣破了，一个硕大的女孩。那就是麝君——白虎。可麝母还没来得及关注，第二个孩子又倏地滑落下来了。个头小了一点。麝母又去



舔，一直把它的毛色舔干净为止。随即麝君的另两个小妹也滑落下地，麝母又去舔。可它们的个头更小。小得实在可怜。麝母呆呆地望了很久很久，它感到那孩子的生命似乎还没有完全地发育成熟，子宫里的羊水似乎还在深情地召唤。可是孩子们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它怀疑自己是早产，因为它还没足月就生下了孩子。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。可这一事实，如今已经无法更改了。不想麝君这时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它摇摇晃晃地、踉踉跄跄地爬了过去，开始寻找母亲的乳头。麝母本能地抬了一下腿，让麝君顺利地爬了过去。可就在这时，麝母听见了一声怒吼，如雷贯耳。一团巨大的阴影忽地罩了过来，陌生的气味也随风而至。这是什么呢？麝母猛一回头，但见一团巨大的黑影忽地遮住了洞口。来者不善！麝母开始本能地意识到。它便轻轻地咆哮了一声。那黑影也轻轻地咆哮了一声，随即又大摇大摆、目中无人地走了过来，——它想去嗅麝母那红润、潮湿的生殖器。

“放肆！大胆！”说时迟那时快，麝母一跃而起，一掌劈去，那黑影便触电一般，一闪而开。麝母扑了个空。那黑影已经跃到虎崽的身边去了。它于是恼羞成怒，一口就叼住了毛茸茸的麝君。岂有此理！麝母又凌空一劈，再次扑上前去。只因太虚弱了，它行动有些迟缓，黑影又闪开了。闪出了洞外。麝母又哪里肯放？它一个健步也闪出洞外。一片红霞。啊啊，那是一只斑虎！一只大斑虎哩！麝母怔住了，但见它面目狰狞，瘦骨嶙峋，酷似阎罗王。十分的恐怖。可见孩子们就要被它叼走，麝母又呲牙咧嘴，使出了浑身吃奶的力气，然后一个猛虎捕食，一口便死死地叼住了那虎的尾巴。那虎忽地一闪，反口一咬，反倒将麝君一口吐出来了。四目相对，麝母和那虎一下子都惊呆了，只见一只毛茸茸的小白虎，忽地映入了眼帘，展露出一身淡淡的乳白色的花纹，就像天上变幻莫测的云丝，洁白无比、灿烂无瑕。“啊啊，啊啊，白虎！白虎！”它们都失声地惊叫起来，吓得连连倒退，然后又伫立着，傻愣着，屏住声息，冷静下来。

那只疯虎就再也不敢靠前了。那时候它闻到了一股幽幽的淡淡的气息。那气息是穿透骨髓和灵魂而来的。那气息让它灵魂颤栗，神思麻木，双目晕眩，倍生胆寒。它再也不敢停留了，于是便发疯似的逃跑了。其实谁都知道，白虎五百年甚至上千年才会轮回一次——这毕竟是老虎的祖先所寄托的魂灵啊，它又岂敢轻易地去冒犯呢？事实上，这种基因早在老虎的身体里遗传下来了，它已成为老虎们身体的一部分，记忆的一部分。就这样，那只来自北方的老虎发疯了，其实它早就发疯了。于是它沿着葱白之岭，沿着大青山脊，一路狂奔而下，最后窜入了人类的领地。沿途，它见什么咬什么，见什么攻击什么！它歇斯底里！它丧心病狂！它先是